

爱情宝典

之

绿牡丹

邹静之 编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宝典之绿牡丹/邹静之编著. - 北京:昆仑出版社,2002.4
ISBN 7-80040-627-X

I. 爱… II. 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082 号

书 名:爱情宝典之绿牡丹

作 者:邹静之

责任编辑:余天宝

装帧设计:王 旭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:100081

电 话:62183683

E-mail: jfjwyc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新华书店发行所

印 刷: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字 数:95 千字

印 张:6.75

插 页:2

印 数:1—10100

版 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40-627-X/1·465

定 价:15.00 元



《绿牡丹》主要人物

朱媛媛	饰	车静英
刘亚津	饰	柳大
李耕	饰	车大
毛玲玲	饰	婉娥
王晖	饰	顾秀才



作者简介

邹静之，祖籍江西南昌，北京长大，1952年出生。现任《诗刊》编辑部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1982年始有作品发表：诗集《幡》（1989年），散文集《美人与扁额》（1991年）、《酒话》（1993年）、《一地景象》（1997年）、《风中沙粒》（1998年），小说诗文集《骑马上街的三哥》（1997年）。

曾先后获东方诗潮现代诗歌大赛奖、北京建国四十周年诗歌奖、萌芽文学奖、1993年《人民文学》优秀小说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创刊四十五周年小说新人奖。部分诗作译成英、意、法、西等国文字。近年应约开始写影视文学剧本《吹笛人》、《大地》，后创作电视连续剧《琉璃厂传奇》、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一、二、三、四部。

——

说书人：哎！古人说不患无，惟患不均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人间最怕的事儿就是不公平。随便一件事，比如我排了半天的队，心急火燎，腰酸背痛，哎你来了就买，这就不公平啊！凭什么你就可以有特权？你胳膊粗？你嫁了好老公？都不是，那对不起，后边排队去。别以为这种事儿小，心里火起了，也许就出人命。排队加塞儿这不算是大事，天底下有一件不公的事最不能做。你问

什么事啊？作弊。作弊最不能做。哎！人家是十年寒窗苦啊！你是夜夜在跳舞啊，不一样的。结果你弄了些题来抄，或者让老师捉刀——这样的老师也贱！居然你的分比别人家的还要高！你去了清华读书，他去了华清池给人搓澡。人生都不一样了，这是大不公平啊！这种事不能做，为什么？伤天害理！做也做不长，早晚报应。

赌场。

热闹无比。有掷色子的，有推牌九的，有一翻一瞪眼的。有吵的，有叫的，有笑的。乌烟瘴气。

说书人：话说浙江吴兴，城中有几个大户人家。城东柳家，城西车家。

柳家公子叫柳五柳，叫着拗口，人多叫他柳大。车家公子，车尚公，多好的名字，他也自称车大。两人不喜读书，专门走马斗鸡，干些浮浪的事情。

车大、柳大两人在与贝先生玩儿掷色子，押宝。一个宝盒，内有三个色子，哗哗一摇，下注的人在几点，几点上押。

柳大：贝先生，刚才您押了十一点。您现在还押十一点？

贝先生：这你管不着。今天晚上我就押十一点。十一点不出来，我不回家。

车大：您不妨押个十三点试试。

贝先生：你不用变着法子地骂我，骂也没用，我听不懂。摇吧！

柳大：贝先生，您还有钱吗？

贝先生：没了，就这么多，全押上了！

柳大：您就不再想想了。押好了？

贝先生：怎么这么啰唆啊！不想！开吧。

车大：等等！我押三点，豹子！慢慢，放钱，故意吸引别人看。我就押豹子，三点啊，三点！

桌下，柳大把靴子脱下来了，脚指头夹了个大磁铁，两手放在桌上。脚指头贴上了桌子底。

贝先生：柳大，你不押吗？

柳大：不押了，你们赌吧。

宝盒摇过。放在桌上。众人静下来看。一点动静没有。柳大也看。突然那宝盒中有微微的一声响。再不动了。

车大故意神秘小声：开吗？

贝先生头上汗都出来了,也小声:开吧。开吧!开吧!

宝盒掀开——三点,一个豹子。众人欢呼,贝先生无语跌坐。

柳大动作很小地把脚放下。要穿靴子。

车大:贝先生不客气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!

贝先生很沮丧,突然拍桌子:等等!人家以为他看出有人作弊,不是。从怀里掏出一张图来。车大,柳大,再赌一把。你们不是就想赢我的这张图吗?不错,这是先父死时留下的一张图。临死时对着我耳朵说的,万贯家财都在里边。你们要是想赢这张图把身上的钱都押上。我今天要输,就输个干净!成全你们,万贯家财不要了!

车、柳两人交换了个眼色。

柳大:贝先生,都是场面上的人,玩儿也不是这么个玩儿法,钱我们倒是有,但你家里有老有小,这不合适。家父留下的东西,你还是留着吧。

贝先生:废话少说。赌不赌?!

柳大:都是出来玩儿的,你说这话就太客气了。哪儿有不赌的道理。赌!

车大要上手，柳大拦住了。

柳大：车相公，此等豪壮之事，怎可让你一人专美，让老兄一试吧。

说着话，桌下这边脚丫子伸了过去，那边，鞋刚好脱了。两人把磁石就交接了。

柳大站起。哗哗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。很威风。有架势。

柳大：贝先生，请吧！

贝先生：您请！

两人郑重分头把钱、图押上。

哗哗地摇着宝盒。

全赌场的人拥向那宝盒的桌子。

司赌：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边摇边喊贝先生押十一点。柳相公押十八点。开了！

司赌：开，十八点，柳相公中。

繁花楼内堂。

一个锤子把色子砸开了。里边是铁心。又一个色子砸开了还是铁心。从靴子里掏出磁石。一放，哗！那铁珠一下子吸了上去。

柳大：车弟，图呢？

灯下藏宝图打开了。

绿
牡丹

柳大：万贯家财！车贤弟，是这么说的吧？

车大：万贯。

柳大：真要等八月十五月圆之时吗？

车大：图上是这么说的。八月十五子时宝塔尖影子印正的地方，深挖五尺，乃是万贯之家财。

柳大：没几天了。

车大：没几天了。

柳大：万贯家财啊！想想等一天都……长！

车大：是啊！这……这么多钱，恨不现在就在手里了。

柳大：有……有一个法子，贤弟能让咱不急，让我这手不抖了。让这几天咱们高高兴兴地过！过得觉着日子不长，过得高兴！

车大：仁兄，您说。

柳大：咱们就当现在，就是这会儿啊，钱都得了，万贯家财，一人五千贯，得了这么多钱，咱该干什么？

车大：仁兄还用问吗？高兴花吧！

柳大：咱们高兴地花吧！

车大：对，咱花吧，自当是钱已经挖出来了！
来人！

爱情三典

之

绿牡丹



哗。突然隔暖阁的活动门瞬间拉开了。红灯香烛,灯红酒绿一片华衣小姐有端酒的,有挑灯的,有打扇的,有端脚盆的,一下子鱼贯而入,一堆锦绣女人梦幻一般。上来捶背,灌酒,夹菜,脱鞋洗脚,全面侍候两人不亦乐乎。

车大:柳哥哥快活吗?

柳大:快活!快活!

车大:就这么把日子等过去吧!自当钱已有了。

柳大:对,自当宝已挖到了!

夜晚灯市上,热闹无比。正是八月十五看灯的时候。

人多而挤,车静英跟了钱妈也在人群里看灯。

走到猜灯谜的地方,两个人高兴地跟着人猜。

车静英:钱妈,等会儿,这儿有猜灯谜的。等会儿啊,我看看。

钱妈:嗨,这灯谜有什么好猜的,怪费脑子的,不猜了,那边多少灯啊,看灯去啊。

车静英:钱妈妈,我们就猜一个嘛,猜准了

再走。

钱妈：那要是猜不准呢？

车静英：那，那就再猜一个。

钱妈：小姐，你就要我吧。

两人正说着话，那边贫穷的书生谢英边看边踱了过来。

车静英：钱妈妈，咱们两个一块儿猜，谁猜对了，听谁的，好吗？

钱妈：哟，我可没你那么大的学问，你念吧，我听听。

车静英：钱妈妈，您看看这个啊，存心不善，有口难言。

钱妈：打一什么呀？

车静英：打一个字。

钱妈：哟，打一个字啊，这是个什么字啊，我原本就认不了几个字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还是什么存心不善，有口难言的。

车静英：您想想呀，我也想想。存心不善，有口难言……

谢英一直在后边看着，倒不是看女子，也是文人好逞强。

谢英：……该是一个亚字，亚父的亚。

钱妈：嘿，这个字我认识，可，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啊。

车静英一看生人，赶快拉钱妈：钱妈妈。

钱妈：没事让他说说。

谢英：这位妈妈，你看啊，这亚字，加个心字不就是恶吗？

钱妈画字：噢，这么个存心不善啊。加个心可不就恶了。那有口难言呢？

车静英：妈妈，走吧。

钱妈：别急，听他说完了。

谢英：亚字左边加个口可不就是哑巴的哑，可不就是有口难言吗？

钱妈：哈，可真对了……对对，有意思，是个亚字。这时上下打量谢英。你可真行啊。

谢英：谢妈妈夸奖。

钱妈：夸奖，我拿粪勺子夸你！你还真就当真了，谁问你了，我们这儿猜着玩呢，谁让你猜了。哟看你能的，存心不善，我看你就是存心不善。吓得谢英躲。以为我们不会呢，告你啊，比你学问可大了。

车静英：钱妈妈，您……

钱妈：不怕，这路的后生小子哪是来看灯的

啊,不教训教训他们,他不知我钱妈的厉害。乱搭个话,以为我们不会呢。

谢英:这位妈妈,小生只是……

钱妈:只是什么,只是,小姐你别拉我,我叫当差的去。别拉我啊。我……

谢英:你这个妈妈,真是不可理喻。边说边挤出了人群,跑了。

钱妈:哎,你别走有种别走! 被静英拉住。

车静英:妈妈,你就别再追了,是你不讲理呀。

钱妈:哎,怎么是我不讲理了。小姐,对这路人啊,就得凶着点,越凶越不嫌凶。哎,别走啊! 看跑了吧。静英也不由自主地看。有点失落。

钱妈:得了,没了,咱们看灯吧。

车静英:钱妈妈,我不想看了,咱回家吧,省得哥哥操心。

钱妈:他会为你操心。只有你为他操心的份儿,谁知他这会儿去了哪儿了。

荒野外。

塔的暗影中,慢慢看清了。柳大、车大拿着

绿
牡
丹

锹、镐等着子时，两人快睡着了。

车大：仁兄，我……我怎么直抖啊！你冷不冷？

柳大：冷倒不冷，只是有些高兴得忍不住地抖，一会儿见到了钱，大概抖得还要厉害。贤弟，几更了？

车大：快了！哎！听有鼓声子时了，柳哥哥，快！挖去吧。

柳大：哎！快，挖去。看清了塔尖的地方。找准了，找准。

两人爬起来，直奔塔尖的阴影而去。

两人看准了塔尖卖力地挖了起来。

繁花楼账房。

哗哗地打着算盘的，声音清脆。一只手熟练地打，仔细地记账。

掌柜：一共多少钱？

账房：三千六百贯。

掌柜：不对吧！还有灯火钱，胭脂钱呢，你再算算。

荒野外。

车大已挖了一人深的坑。柳大坑边上问他：贤弟，有……有了吗？

车大：……哎！有了，有了！……是一只大瓮。

柳大：我来！我来！来拴上绳子往上拉。小心点儿，小心点儿，可找到了，好，好。太好了。

繁花楼账房，还是算盘哗哗地响。

账房：算出来了，五千三百贯。

掌柜：差不多！什么时候结？

哗！算盘收起。毛笔记账。

账房：说是明天。

掌柜：……过了子时了，该说是今天了。不怕，他车家柳家都是大户人跑不了。

荒野外。

大瓮已搬出了，两人抱着放在地上。风吹着。

月圆而明。

车大：仁兄，这……这瓮像是不沉啊！

柳大：看着也觉有点儿怪。自己安慰。谁